

## 第十一回 陡題名喜聯待詔

詩曰：  
羅衣拾得桂枝香，  
透出春風兩袖涼。  
翰苑已曾添國士，  
瓊林未許伴嬌娘。  
知逢樂事愁多少，  
止為情深恨短長。  
漫說蟾宮花樣巧，  
宮袍早被淚痕傷。

三位女郎祇因一句風聞，弄得拖泥帶水，比當日三人一處，愁緒相憐，幽懷各揣，倒算做黃柏樹下彈琴。今日忽然四散，雖各借得一枝，眼眼生人相對，即花盟之事，事出劫聞，若遽吐露一番，也未免驚人耳目，說這班多事青樓，原屬妖怪，反不使人知重了，祇得隱而不言，各各待緣覓巧罷了。因思三生既是科目中人物，姻緣又該配了才女，有造物為主，何苦故為離間，而必使之流離瑣尾，幾至隕命乎！據說起來，都是天不做美，以至於此。此古人所以有搔首問天之難，與天高莫訴之恨也，殊不知他們，若不是這一番遭危構隙，涉險傷生，直到那個萬分至極之處，怎顯得倚妝三個是真正節婦，麗卿三個是的確情郎？故此，也不要將天來一味埋怨壞了。正是：

不是一番寒徹骨，  
怎得梅花撲鼻香。

這二句詩，極是的確不破之論。必要受得過前這一番霜雪，方許你受享後頭這一段香酸。這是甚麼緣故？總不過欲磨煉傲勵之，以堅其志，而幻其緣，說不得不是蒼天的好意。卻是為何？如今人果生來既有十分儀表，又有十分才具的，斷該默受天之制度，不可拗逆，然而究竟難測，豈無扼腕。試看蕉鹿存亡，皆因夢設；塞翁得失，豈足全憑。四書中已先說過：『修身俟命，不可行險。』切不可把這兩句，便做腐語看成。至於做官的，肯做義夫，為妓女的，能知節俠，是這樣一種人，就是天亦無可奈何得他。所以老天決不將這口氣，去難為那些庸碌之人，而庸碌之人，卻單祇怕天去難為他；老天又必欲盡力去處置那些崖岸之士，而崖岸之士偏不伯天去處置他。要知自己的文光籠罩在九天之上，所謂石破天驚逗秋雨，豈是無謂？唐六如陶情山水，問賣詩文，不意此種曠遠高致，已為倚妝想到。如此活計，較之當壚沽酒、抱瑟調筆者，大相懸絕。

話說倚妝，全虧水府送入宦門，便曉得舟中義父不是別人，就是前日處分花案的察院。他居家正直，無異為官，怎不使人傾心敬服？但祇是倚妝心裏，總沒有一刻不想著麗卿，故此愁眉不展，又念著文娟、弱芳，不知飄零何處，好生放心不下。

彼時，易水在姑娘家裏，已略有影響，曉得倚妝出避的消息，但不曉得其中，這一段生生死死，驚天動地的緣由。一日正在書房中尋思含淚，因作《長相思》三調，拈之壁上。其一調：

茶滿匙，酒滿匙，架上圖書幾上詩，昏昏睡起遲。花一枝，月一池，夢到關情人不知，相思知幾時。

其二調：

風有聲，雨有聲，風雨無心愁自生，蕭蕭夢不成。度黃昏，眼黃昏，因甚月無痕，陽臺何處尋。

其三調：

月也單，人也單，月影無聊人影寒，愁來風雨殘。別無端，見無端，別處誰知見處難，風波頃刻間。

正在悲痛之際，不覺身子困倦，憑几而臥。忽聽得叩門之聲，易水祇得拭去淚痕，啟門觀看，卻原來是姑娘到此。易水連忙迎接。進來坐定，姑娘說：「我聞得宗師已行牌按臨科舉，想來孩兒本省已該科舉了。論起理來，還該回到本處應試，但祇是路途遙遠，放心不下，不如替你納個卷子，就入籍在我這裏，再為童子科一試何如？」易水祇因故鄉決難出頭，正欲如此，遂滿口應允。即著蒼頭備辦試卷，這赴府縣考試，俱蒙取錄送道。

不隔得一月，宗師考試，將魯昭取作批首，又准應試入場。到家歡天喜地，姑娘設席稱賀，自不必言。到了七月初頭，槐黃桂發，舉子匆忙，易水祇得辭了姑娘，竟往杭州應試，又好取便打探倚妝消息。拜別慈幃，即日束裝起身。姑娘見他說要去科舉，這是一樁美事，也不款留。隨即喚幾個老到家人，收拾行李食物，差撥蒼頭隨行服侍，一同司茗出門。僱了一隻船，竟到杭州貢院前，賃下一間小寓。易水一到寓所，那裏肯一刻坐定，終日尋思探聽蘇州來往客人，體問倚妝究竟下落。

正走到貢院前西橋直街上，祇見一個大香館在那裏，裏面擺著許多的骨董，桌上放著一個好白錠的香爐，爐內燒著一塊好香，甚是精緻可愛！易水抬起頭來，看見招牌上寫著『蘇州香館』四個字正中機謀，就挨身進店，假做買香的名色，討得香目出來一看。上面開載無數龍涎、安息、唵叭、沉速、西域夷香等樣。易水接口問那店主人道：「貴處近有甚新聞嗎？就是那前年余秀才的事，可是怎麼樣結局了？」那店主人打著鄉談說道：「囉個余秀才事，勿要提起，儂害得介人勿淺哉！個也勿消話渠，又阿是晦氣得勢，撞著一個往蘇州經過個奢個官員，曉得子奢花案個影響，到子京通話個樣事，又有那聽見個勿知個頭豬纏錯子話得價利害兇險得勢。真個是：

點水能興千疊旗，電光惹起一天雲。把個一班兒女娘都驚走子他鄉遠處去哉，半點勿知下落，真是個書呆弄出奢個把戲，如今連余秀才也勿知定到囉裏去哉！」

易水聽見這一番說話，渾身好似水浸的一般，冰骨死冷，莫知所措。呆了半晌，一字不回，扎掙回寓。未離數步，一跤仆地，驚得那過往居民都攢做一堆來看，認定是這相公必是吃酒醉了。幸官家人接著扶歸調治，不在話下。

不知不覺又到了八月初八，正要進場的時節，還是帶著病，祇得勉強裝束，進院聽點。三場已畢，眼見他與時常了無異

著甚麼？祇有司茗心裏明白，也祇做不得知，假慌做一團。看起來，西樓記中有一個泣試的于郎，紹春園內有一個病試的場主，總來哭也徒然。不知他們祇是要哭，想這兩個人一哭，畢竟僥倖得中，還是會哭的便宜。故易水也在這考場中，學哭其試。要曉得，如今進場的，那一個不哭出個苦水叮咚來。此又是不濟事的膿包，哭殺了也不中用。我勸他不如在場裏嘻笑介兒，東張西望的，過了一日，腔著投遞白卷，祇落得騙吃幾碗米飯，拿幾個大饅頭回來，為閭裏光耀，說我也觀場的天話也好。易水此番，哭了出場。

到得揭曉這日，報子打將進來，卻報中了第四名經魁。可見人的功名，遲早自有一個定數。先年余麗卿中了第二，祇因房師賭氣，決要中元，留到下科。豈知又隔數年，歷盡許多艱苦，倒反中落了兩名。今日既中，免不得備些鼓樂馬匹，往布政司吃宴。易水正騎著馬行到清河坊，一路想起前年宴上，被按臺來拿的故事，又哭將起來。跳下馬，也不去赴宴，竟跑回下處，叫些家人去收了鹿鳴筵席。次日，一邊打發家人回去報喜，一邊勉強答應這些舊例，殊不耐煩。竟叫舡回到衢州，拜謁姑娘。此時受賀開筵，另有一番闊綽。總是這些都不在易水心上。

過了月餘，易水忽然想道：「倚妝既已出外，我不如趁此機會，上京會試，一路體訪，有何不可？」易水一想，想起這個念頭，好像心裏火發的光景，一刻也過不得。隨即走到堂前，對姑娘說：「孩兒身子多病，不耐長途辛苦，意欲早赴公車，漫漫趨行，還好耽延自在。告過母親，便好收拾行李，即日起行。」那姑娘憐惜病軀，再三勉留不得，祇得依他。臨行囑咐，甚是依依不捨，惟願路途小心，以慰遠慮。若是再得僥倖聯捷，崑候泥金報喜。當下整備舡夫，鼓吹餞送。未免又有那一班是親非親的，聽見易水要上京會試，一齊上門，肉麻拱闊勢利光景，送到岐亭拜別。便即掉舟長行，一路唏噓，日無寧刻。正是：

山路崎嶇，盡是愁腸回轉。

江流蕩漾，渾如淚眼揮成。

不多幾時，已到京華，安頓寓所，場期正未。易水也無眼看書，也無心拜客，終日在街坊上東走西踱，何曾見倚妝一些消息！忽地癡心起來，說道：「莫不是他們走出紫塞重關，上西天去？我不如竟趕到關外，奔上西天，情願不赴春闈，欲窮日出之邦，整備梯天之具。但祇是一說，萬一關外多有攔阻，天上亦生妒忌，那時空定一個周圍，沒處去打聽真實信息，走得轉身，又是遲了。況我去尋他，他亦必要來尋我，萬一到在近地，兩邊錯過，卻怎麼好？」又想一息道：「他們止是風流小過，有甚大事，天必不替我作對，人必不與他為讎。誠可格天，真能泣鬼。譬如今人到普陀山，拜禱至誠到十分處，一般也看見觀音大士真身出現的時節。我祇是耐著心兒，在這裏密密的多方緝問，就憑他地角天涯，也少不得有尋見他的日子。」正是：

不將辛苦易，

難遇有情郎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蘇州按臺巡了兩差，陞受京臺，正點著會試分房。要曉得做執法的官，既是光明正大做典試之主，自然鑒空衡平的，想他本房所取，定是數一數二的秀才。不期春闈榜畢，易水中了進士，本房就是前任的察院。赴宴這日，不黨又添了許多儀從，決不把你象前日吃鹿鳴宴的時節，半路上跑了回來。正在宴上，看見張又張、梁思遠都各由本省中式，各各聯捷。

今在席間相會，三個且不說做了同年歡喜，卻是哭做一團，祇問弱芳、文娟消息若何？我們去後事體怎麼樣了？老弟為何改了名姓？易水細細告訴一番。又張道：「千里同心，真如鐵石。我輩祇為情字羈遲，夙懷耿耿，愁緒悠悠，直到如今，不敢背約。如今，既又鄉會同年，情趣愈密，正好去尋訪消息，以遂生平大願！三個同叨兩榜，勸慰寂寞，可謂不幸之幸。」及至說到三位才女尚屬烏有先生，卻有千般苦惱、萬種熬煎，照舊是幸中不幸，以此面面相覷，叫做『流淚眼觀流淚眼』，正如『斷腸人送斷腸人』。

卻說遠恩殿試二甲第二，選了江南淮安府推官；又張殿在三甲，選了山東兗州府滋陽縣知縣；易水中了探花，考選翰林，留在京裏。梁、張祇得沒奈何別了易水，吏部領憑，各去到任，一路訪問文娟、弱芳下落。

易水在京裏，他忘卻自己是一位官兒，終日東遊西蕩，祇在街上閑串，打聽倚妝消息。不期一日，正走得身子困倦，坐在一人家門首。祇見一個篋頭待詔走將來，喚易水一聲老爺，說道：「小的是蘇州人，流落異鄉，做些低微手藝，爺可要服侍嗎？」易水聽得是個同鄉，就問他說：「你既是蘇州人，緣何流落在這裏？」待詔道：「小的本貫原是徽州府，一向在蘇杭做些買賣，久往姑蘇，習慣鄉談，故此人都叫我是蘇州人。祇因消折本錢，回去不成，流落在這裏，止剩得一雙光手趁活。」易水道：「既是你在蘇州日久，何不趁便歸鄉？」待詔道：「別人面前，小的也不敢說，聽得爺的聲口，像是同鄉口氣，面貌倒有些像前一年那姓余的相公。那相公考試甚麼女狀元，正在那裏吃宴，卻被本處地方一個光棍首告在察院衙門，說他謀反大逆。那察院宅爺登時差兵拿獲。幸喜沒有憑據，他又預先不知怎麼曉得，逃脫走了，祇拿得一個醉漢，把他正了法，其餘都不究起。後來又聞得京中一個兇信說道，花案人犯，聖旨提拿。驚得那日在席的一干女娘，瞞著各家媽媽，都是東分西散，不知何處去了。正是小的的晦氣，一向小的原在他老媽處走動，與他老媽相與的至交。那老媽無可奈何，特地央我趕到前路尋覓。一路追尋蹤跡，卻有些風聞消息，祇得順路隨行，要求實耗。那裏知道那三個女娘都是不會行舡慣的，一時風水不便，都一齊翻下水去淹死了。」

易水聽見他說『淹死』兩個字，三十六個齒牙，對對廝打，直聲叫將起來說道：「他三個難道當真死了？你又不曾尋著他的舡，如何曉得他死是實信？」待詔道：「這有個原故，小的那日在飯店裏正好撞著他的駕長，說起根由，那駕長是個識水的，他從水裏逃出，因沒了舡，又無生意，故此偶湊，都在京中歇宿，所以得知。」易水道：「你可曾尋著屍首不曾？」待詔道：「茫茫大水，一下水就浪拍滔天的去了，叫小的那裏去尋他？倒反把小人一身也流落在此。還可憐小人的妻兒妹子，見小人不回家去，又沒音耗回來，祇道小人是個薄幸的王魁，尋著三個女娘，拋撇妻兒老小，另投別地快活去了。連忙搭了便舡一路趕來，不料中途又被劫搶散失，不知下落。可憐水災盜劫，接踵相遭。既為余秀才壞了媽媽一家，又因余秀才坑了小的一家。分明是一邊以風流考試，將一班狀元、榜眼送入龍宮，一邊以女伴孤棲，勾了我妹子妻兒同歸水府。祇落得小人單身無倚，幾希乎做了一個鄭元和沿街求乞的榜樣出來。還虧學得這件賤業趁食糊口，不到寸言反食的田地。」

易水聽他這一番說話，又苦又氣又慚又愧，不敢高聲就哭，也沒意思對他，又不好把別樣說話回頭，祇得問道：「你今肯跟隨我嗎？我不是別人，我就是翰林院魯老爺，余相公是我好友。他累了你，我肯認帳。明日待我尋還妻子與你，你卻意下如何？」待詔連忙叩頭說道：「低微肉眼，不識貴人，祇求老爺收留，小的終身有望。」易水道：「你既跟我，你可認是我的舊役，取名魯留。義取相留之義，不比流落之流。」易水心下暗想道：「怪！見得我尋來尋去，尋不出一些消息。倚妝既為我身死，我怎肯負彼很深情。寧可斬我宗祀，此生決難再娶！」一徑帶了魯留同回下處，纔敢放聲大哭一場。就設立一座牌位供養，對面擺著兩張椅子，每日三餐，好像對活的一般。同吃同坐，替他說一番，對他哭一番，淒淒慘慘，好不傷心。還那裏數得看《荊欽記》「荆軻刺秦」一折。

套，絮絮聒聒。

一日，易水歎口氣說道：「人生在世上，一個妻子也消受不起，還要妄想做甚麼官？待我明日入朝，上他一個給假省親的本兒，無論聖上准與不准，且回家去，一路也好尋覓倚妝骸骨，日後也好替我合葬一處。難道生既不能夠與之同衾，死又不能夠與之同穴不成？萬一沉埋日久，不能識認出來，無窮之恨，如何是好？我魯昭不但終身不娶，終身也誓不做官的了。」到了第二日五鼓，正當早朝時分，易水果然上了一本。聖旨倒下，幸而恩准給假一年，假滿還朝敘用。連夜起身回來，正是：

愁成不覺淚珠流，  
拭淚焉能拭我愁。  
哭到斷腸天欲裂，  
宮袍何事苦相留。

倚妝孟浪舟逃，激就一時癡想；媽媽倩人追訪，徒然日夜牽腸。勢所必然，情所必致。但待詔被盜一段緣由，不知是真是假。我曾見那徽州的風俗，男子慣在外方失意，幾十年不轉家鄉。或有新婚離家，白首未歸的；或有子幼相別，到老不見的。那曾見有妻兒子女，終日奔波往四方尋覓的事。還祇是他一向住在蘇州，習慣了蘇州空頭的口談，來騙易水也不可。見得我是個無妻無子的人，又沒本錢，又沒靠傍，是治歧必先之人，為嫂溺必援之事。那知正說向真正餘生，安得不收留帶掣。但祇是余生試花逃難，尋花棄職，未免一生結褵，都在花業裏頭，此亦是人生第一件絕大暢快事情。但不知相逢何處耳，依我打算起來，多少詩云子曰，纔博得脫青掛綠，卻被一個模糊情字竟慨然准折過了。世上那有這個癡子，易水業已為之。再看下文可也。

---

[返回 >> 女開科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